



乔淑丽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人间消息

往事如烟，一杯清茗的午后，一卷诗书的夜晚，一颗飘逸的心灵，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那是付出后的得到……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人 间 消 息

乔淑丽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作家情感小说精品大系

- | | |
|-------|--|
| 主 编 | 乔淑丽 |
| 出 品 人 | 张四季 |
| 责任编辑 | 陆 风 |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62 |
| 电 话 |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
| 网 址 | www.shidaichina.com |
| 印 刷 |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
| 字 数 | 1200 千字 |
| 印 张 | 65 印张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387-0912-4 |
| 定 价 | 298.00 元(全 10 册) |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序 言

不要拒绝爱情，虽然她曾给你心间涂上了一层永远无法抹去的哀伤色彩，但无论怎样的情感历程，太阳照样升起，月亮依旧皎洁。往事如烟，一杯清茗的午后，一卷诗书的夜晚，一颗飘逸的心灵，那是辉煌之后的平淡，那是付出后的得到……丰富的爱情描述，激情而浪漫的情节，暧昧和充满遐想的酒吧空间，无不焕发出浓厚的时代气息，更有少男少女的朦胧体验……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深深地陶醉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爱情和浪漫之中；当我为这个世界里如梦似幻的爱情深深陶醉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

本丛书所选的均是当代情感小说名家，作品反映当代都市青年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作品语言生动细腻，清新雅丽，富有诗与散文的美，展示了女作家鲜明的内心世界和艺术风格；小说故事生动、情节真实感人。全书氤氲着感伤、忧郁、悲婉的氛围。这是一曲生命的恋歌，也是一曲爱情的赞歌。



目 录

人间消息	1
危险的日常生活	61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119

人间消息

海
男





父亲是在八月剩最后一天逝世的。我第一次懂得死亡气味的强烈与平淡。父亲临别时依依在我怀中在我右臂与左臂的内侧中间，我望着父亲一生的面庞，静坐了大约半小时。半小时过去后母亲与海曼与海三走进来，我二十六岁的目光平静得象一根针的消失。海曼无声无息地去拿什么东西，最后抱来的是一大堆新鲜的衣服，母亲的脸上阴影一片一片泪水一条一条顺着她的呜咽溶解在医院白色的时间之中。海三太小了，十五岁的年龄就静观着这样的场影，她脖子上还用一根蓝色的线吊着一朵白色的花，象她们一样年龄的人就喜欢那东西，因为那样的花有一种别致透彻的芬香，能够联系起很多很多的香气回荡。后来的时间用来处理丧事。我们身上全穿很洁白的衣服，很多的人来帮助我们，送葬的路上我很奇怪那条长长的路为什么阳光灿烂。走到一座桥边，老人嘱咐我趴在地上，让抬着棺材的人从我脊背上通过，并且嘱咐我这样说：父亲、父亲，我背你上路，我背你过桥。我怎么也没有说出：父亲父亲，我背你上路，我背你过桥。我趴在桥上，地上流淌着炎热的风，桥下河水的声音传到我的身体中，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双无形的手抓我起来，抓住我的时候我的双膝已经麻木，前面的八个男人抬着红黑相溶的棺材在蔚蓝的天空下，父亲就在棺

材里面，父亲五十九岁。他患的是晚期肝癌他呼吸停止也不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在医院的两个月中，我总扶着他瘦小的影子在走廊上散步。各种各样的疾病吞噬着这座白色的医院中的人。父亲喜欢散步，他青年时培养的东西永远都丢不走。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会躺在病床上。我看着父亲回想起父亲青年时代的许多张照片，父亲是纯粹的美男子，象他那样美的头发、眼睛、下巴在我后来恋爱的人群中永远没有找到没有相遇。我扶着父亲散步时他手掌一片冰凉，冰凉得我浑身冒出恐怖的汗水，我告诉父亲下星期大街上就有人卖鱼了。父亲非常喜欢吃鱼。父亲告诉我煮鱼时千万要放醋及糖。我答应父亲说我已经记住这两种东西，并且喜欢这两种味道。第二个星期街上卖鱼了，我买回两条鲜鱼，那天我忙着给一个朋友写信，鱼熬在电炉上。我匆匆忙忙就将鱼全部放进缸子里面，送鱼去医院。父亲尝第一口鱼汤的时候已经无法咽下去。那天晚上天气出奇的热，医院里的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癌细胞已经大量扩散……父亲的眼睛蒙上了两层很厚的黄色隔膜。他老在笑，嘴里说一些很清楚的话“小张，我来了”，“小节我等你”什么之类的东西。笑得很轻松。让我弄不清楚他笑的结局与内容是什么。第二天也就是八月最后一天父亲没有了心脏的跳动。





棺材埋在一大片墓地上，挖了很深的坑将红黑相溶的棺材放进去。阳光灿烂得太眩目，太动人，太无边。

那天晚上我睡得好沉，我已经有八个夜晚没合上双眼了。第二天早晨邮差送信时送来一封信，信是中岛发来的，中岛在北京。信的内容是这样：“海静，我的钥匙明天寄给你。你先住在我的房间里。住下后用手摸摸枕头的右上角有一样东西会让你狂喜、快乐。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这件东西。我们俩人在一起时你的体验是在经历那种东西。海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次我紧紧抱住你的时候，你在高潮时发出的那句话：给我！快给我呵！我后来一直悟你那句话，直到今天夏天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你千万要等我的钥匙，有我的钥匙你才能进到我的房间里。”我将信阅读了三次，将信的内容啃了半天，最后我的脊背抵在一种地方，很乌黑，很干脆。我开始明白了信里的意思。要我去中岛的房间里去，要我等他的钥匙。他要送我一东西。东西就放在枕头下面。我已经有一年没见到中岛了。在这一年中，变故的东西实在太多，我做的事一件也没意思，没内容。我好象一直在铁道上坐火车，然后在海边游泳，在沙滩上晒太阳。我到达南海的时候是最好的时期，海水才是真正的水。有一天中午我在沙滩上晒太阳。太阳将我的皮肤晒得棕黄，

我则闭上双眼，我开始做梦，很遥远很莫名其妙我突然梦见我母亲青年时期的裸体，我从来没见过那样具体得让人无法忍受的裸体。母亲的裸体在一张宽大的床单上，床单上有许多许多的花。一条蓝色的乳罩紧紧地束起母亲的乳房。她头发浓厚，光泽具有一种伤心的色彩，母亲因为情欲的激动紧紧抓住床单，她纳入另一种欲望时我看见了墙上晃动的人体。我醒来时已经是五点钟。下午至黄昏的时期我在餐厅喝葡萄酒，我看着玻璃上的色彩，其实，没有任何色彩。下起雨来，来了一个男人坐在对面。他的面庞很黑，头发也很黑。手指细长将手指交替在餐桌上看着我的头发。

“你在海边住了十多天？”他问我。

“我刚好住了十二天。”

“还想住下去？”

“现在不想走。”

“你好像是南方人。”

“一点没错。”

“南方树很多，天空很蓝。”

“你去过南方。”

“没有。”

我喝完酒走了。夜晚很热，热得人燥乱不安。我脱光了全部的衣服熄灭灯光躺在床上。我记不清床单是



什么颜色，我感觉到那是我身体的颜色。雨声敲打玻璃，沉默太让人无法回忆那些我从前的故事。我住过的街，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颤动的时间过去后，我进入了睡眠。

在夜里两点钟突然有人敲门，我弄不清楚是谁。我犹豫了几分钟穿上睡衣拉开了门。是在餐厅中碰到的那个男人。

“今天是我生日，我想找个人谈谈话。”

“你多大了？”

“刚好三十。”

“你很象我的妻子。”

“什么地方象？”

“我在看你游泳的时候，发现你的脊背相当熟悉，熟悉极了。然后我每天去沙滩，我回忆起来这是我妻子的脊背。我感到很可怕，但是我仍然每天去沙滩，本来我早该走了。就因为有一种熟悉的东西紧紧抓住了我，我无法摆脱这东西。”

“有一种可能，快回到家，回到你妻子身边去。”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不知你愿不愿听我讲下去。”

“我想我会愿意听你讲完。”

我去拉萨的时候刚好二十五岁，这座日光城吸引

我，强烈地吸引我。到拉萨的第二天我就去拉萨河。那里有许许多多沐浴的女人。女人们在拉萨河相当美丽。我带上画夹在拉萨河边画画，有一个女人一直在河中央，在太阳的直射下她的皮肤雪亮。不知不觉我完成了一幅画，画上的是那个女人的脊背。后来的生活相当简单，那个女人做了我的妻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生活了三年。有一个深夜，我在画室工作到三点钟。我困倦到极点回到卧室，门敞开着，椅子空着，沙发上坐着我的妻子。她睡着了。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很爱我的妻子，妻子也爱我。我走过去想将她抱到床上去。这时我突然发现地板上流着血。血的颜色强烈地刺激我，刺激我的感官、我的牙齿、我的头发、我的胡须、我的脖颈、我的手指最后我凝固起来，我看见地板上的一把小刀，刀在地板上很晶亮、很晶亮。我被这把小刀彻底征服，仿佛世界是一把刀，是一片刀正在切割着每个躯体身上的肉。这是血红的肉与蓝色的肉相溶。我麻木地抓起这把刀的时候发现妻子的手臂直直地垂在沙发上，发现妻子的手臂一片血红，从手腕间的静脉血管中正流出一股一股一滴一滴的血，血很温热直接充满着我的嗅觉，味觉……我抱起妻子往医院走去，妻子醒来后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们离婚吧！”我答应了她。



他讲完这个故事后开始抽烟，烟顺着他的头发上升，升在空中旋转了很久。接着又抽出一支烟，这烟味很浓郁很呛人。我注视着他烟雾中的侧影仿佛他的影子抽象到极点，到了一个高峰：他的头发悬在天顶上，象一根绳子象一根彩色的绳子。我的头朝后仰去，我期望那根彩色绳子轻轻地套在我的脖颈上，套在我身体的任何地方，套在两条腿上。我忘记了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忘记了他讲给我听的这个故事。我当然要忘记了他讲给我听的这个故事。我当然要忘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开始、中间、结束就是那一团团萦绕在头顶的烟雾。

“我感到很饿。”

我告诉他。他的目光变得很笔直很笔直很笔直：望着我搁在床上的手指发愣。

“你喜欢死亡，你一定喜欢死亡。”

“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喜欢死亡。”

“你不知道你喜欢死亡么？”

“我没有想到死亡这个东西，我才 26 岁。”

“你肯定是要死的！”

“象你妻子那样死，那样去结束，是不是我也必须那样。”

“……”

第二天黄昏他来得较早。来到我的房间脱去我的衣服。又一个下午他和我在沙滩上晒太阳。夜晚他依然到我的房间。除了这些生活我们沿着沙滩走得很远很远，有些时候用我的提包背四、五瓶啤酒坐在沙滩上喝，我们之间的话语算起来没有几句。他沉默，我无疑更喜欢沉默。或许是他看见我沉默便顺从了我的沉默；或许是我处在沉默之中便进入了沉默。语言在这片大海上没有直接存在的位置。沉默，是唯一的补偿，大海是唯一照耀我们沉默的意义。天空在我们头顶形成无数变幻不定的色彩，形成空虚、形成孤独。我开始绝望的时候就下水去游泳，我游泳的技术相当不错。我的躯体漂在水上，我的双腿自由地戏游水。水在皮肤上控制了皮肤的任何欲求。水采取了决定让我的全部努力都化为水——水——水。然后，躯体则变得宁静相当宁静地游弋在淡蓝的潮汐中，太阳之下，晚霞之下。生命的庇护之中。我喜欢水浸到我的血肉深处，我不希望我脱离水，更不希望水逃离我。我游泳的时候他便坐在沙上，等我上陆地时他又下水。有一次他游得太远，游回岸上时满脸发紫，紫色凝固在他的面庞上是那么漂亮，富有一种我想深深抓住的东西。他发现我在看他仿佛遭受到什么威逼似的回转身子将一片脊背留给我的视线，我看着他的脊背。四周



散开了潮汐，波浪一阵一阵变成红色。是黄昏了。我将一双手十个指尖轻轻覆盖在他的脊背上。他有些颤栗后便平静地任我抚摸，这样仔细而温柔的抚摸在海边的抚摸对我实在太少，然而，我避免我会醒悟，我会醒悟地发现在海洋上抚摸的是一个我并不熟悉的男人。我避免，我遁逃。就象我回避灾难一样离开了幸福一样。

他转过身用赤裸的两臂将我紧紧地抱住。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看见宽阔的潮水推上来一具尸体，一具尸体……我惊叫起来，他紧紧地抱住我让我的恐怖顺着他的手臂落下去。

“别害怕，尸体也是美丽的灵魂”

“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

“现在你跟我看一次，好吗，你亲自看看就会不再害怕死，害怕生，你会欣赏生，欣赏死。海静，你静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孤独的人。”

我点点头，在我仰起头看他的时候我发现天空正包围过来，无可阻挡地包围过来，海水正包围过来。在天空与海水中间站着我们俩，在沙上有一尸体……我随他蹲下去。这是一个男人的尸体，腰上系着一个绿色的瓶子。我们将瓶子取下来，瓶子的盖子非常精细没有将水渗进去。我们从瓶子里抽出一页纸后来发

现上面有字迹，因为天空有星星，海水有蓝光，所以，我们能够认出上面的字，是几行诗：

如果你不害怕黑色
我们去看一生的泡沫
海水的性质是人类的结果
我选择水，在人类中间选择海

——芒子 1986 年

在后面写着这样几句话：“如果有谁发现了我，请将这张纸条交给亚子。她的地址是：北京小街 83 号。”

“亚子。”

“亚子。”

我将纸条放进沙滩上的衣服里面。我们俩人的阴影投在沙上，能够让黑暗更黑让黑暗更加侵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目光久久移不走这片惨淡的阴影。我的双膝隐进沙里仿佛移动每一寸世界就将爆炸，仿佛留意每一粒沙躯体就会沉入尘埃。我终于忍不住了，我嗅到了那具尸体身上的海腥味，我鄙视什么，我召唤什么？我要挣扎什么？我要堕入这种消耗悲剧的死亡之中么？这是一场游戏。证明你宽裕的生活在紧张而真实的图案中

